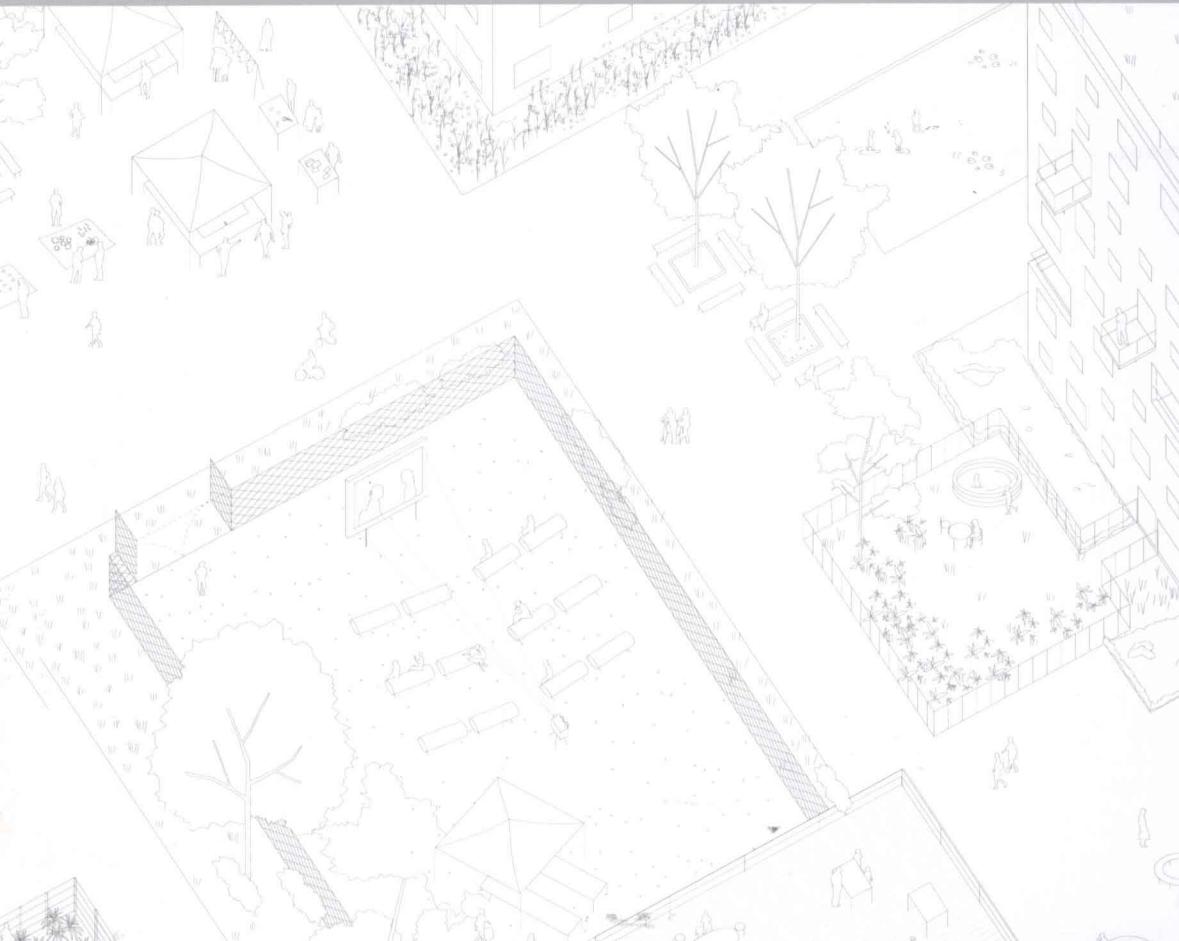


建筑的诗学

对话·坂本一成的思考

东南大学出版社

郭屹民 主编



建筑的诗学 对话 · 坂本一成的思考

郭屹民 主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

序：“温馨”的发现——阅读建筑的诗学

郭屹民

这不是一本随便翻翻就能获取“灵感”的书。如果怀有这样的动机，那么你应该尽快将此书放回原处。这也不是一份用来打发时间的快餐。它不在意征用你的眼睛，却要调动知觉来使它成为精神的一部分。这本书是如此的平凡，甚至在一堆书中你会轻易地忽略它的存在。

然而它并不普通，因为这本书蕴含着你熟悉却又陌生的价值！

这就像是我们的生活——往复，平淡，一如被你经常忽视却始终萦绕在旁的那种存在。日复一日的习惯驱使着人们总是去向往这种日常之外的非日常性——一种试图去摆脱日常的对象化。于是这些作为对象的非日常成为谈资，作为意图来赢得评价。它们像舞台上的演员那般收获赞誉，却终究无法像可以倾心攀谈的朋友那般亲切。好像一旦失去才会觉得弥足珍贵，生活的日常之中饱含着如此多的情感，平凡而又寂静地隐匿于你的周遭，只需被召唤就会毫无保留地献出关爱。这种被称作“温馨”的情感没有矫揉造作的形态，也没有主宰的欲念，它总是借以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来使生活的日常具有升华为诗学的可能。

坂本一成对建筑的探求就是这样一种对日常“温馨”的发现之旅。这种探究绝非轻而易举，因为“温馨”是如此的谦逊，以至于我们如果无法涤荡心境就无从感知。伴随着近乎“禁欲般”的隐忍与一贯的连续，坂本一成把生活的日常作为思考建筑的始发，将被光怪陆离的生活现实、社会欲望遮蔽下的那动人的“温馨”以建筑的方式呈现。这，可以称之为“建筑的诗学”。

“温馨”如果与你的身体相关，那么它一定无所不在。它不会遁形，而只能触动你内心深处尘封的情感。那是一种无声而静默的感动，甚至无法用言语描述。如同久违重逢的故土那般亲切，没有大开大合的仪仗，也没有颂歌的雄壮，因为“温馨”只与你相关。“温馨”纵然无形，却需要形骸寄宿，就像精神需要内宿于身体一样，只有事件才能将它激活。由此，坂本一成对“温馨”的发现似乎变得清晰可鉴，那是

一种用建筑来揭示“温馨”的企图——物质是其寄宿的居所，场景则是其释放的开关。当你被“温馨”所侵扰，思绪就会占据你的身体，眼前的形式不再成为对象，而是你心中久已不在的记忆，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建筑体验，一种言语难以名状的诗学建筑之语。而这，正是坂本一成所憧憬的，乃至他所坚信的建筑之所以还有必要存在于世的意义所在。于是，触摸“温馨”不再是奢望，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不经意都有可能触发这瞬间的感动。“温馨”就在材料、细部、结构、空间之中，就在光线、空气甚至是你的气息之间。你所做的仅仅是将身体转化成行为。坂本一成是来同你分享这“温馨”的自由的。它如同语言，建立起设计与使用主体间的对话——不是命令式的强制，而是窃窃私语似的促膝。

没有康 (Louis Kahn) 晦涩的说教，没有文丘里 (Robert Venturi) 那符号化的广告，甚至与当代信息美学下的拓扑与拟态相绝缘。坂本一成始终以一种理性的睿智，在一幕幕日常的生活中注入着一丝丝淡淡的惊喜。带着一份亨利希·泰森诺 (Heinrich Tessenow) 的平静，却又不乏安杰洛·曼贾洛蒂 (Angelo mangiarotti) 发现日常的机智，这丝丝惊喜被严格地控制在某一程度，如阵阵清风拂面般，避免让你进退失措。眼前的景象或许会让你感到些许受宠若惊，却仍不失自由之身。紧随纠结而来的是“温馨”的浮现。维系这种平和的对话态势，坂本一成将欲望深埋心底。于是，一切都呈现于有无和强弱之间，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被设定成临界的平衡。

自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 以来科学在胡塞尔 (Edmund Husserl) 意识的质疑中后退了；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对构筑的攻击动摇着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这不是物质的过错，而是身心欲望的使然。无视这个我们生存的世界就是毁灭。领域间的分隔被烫平，精确转化为模糊，当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对滥用科学的警告犹在耳边之际，意义则在环境与身体的互动之中不断地被刷新。于是一幅平坦的场景出现了，消解了进深和层次，消灭了焦点与透视。只有当你将视点退后至足够远处才能在总体关系中捕捉到画面的平衡。一切试图将局部放大甄别的行为都会被视作是徒劳。意识的格式塔终于开始动摇，弗洛伊德的梦境开始变成现实。艾伦茨维希 (Anton Ehrenzweig) 所憧憬的深层幻境：非具象的、杂乱的、未分化的、朦胧的、叠置的快感，正在被置换为生活的全景——时代已然如此，建筑责无旁贷。这一幕当代建筑的诗学！它绝不是身体之外的对象，它是已被剥去灵魂而苟存的博物陈品，建筑只能在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时才会被赋予意义。这是一种紧张对峙下的临时妥协，保持着由你身体所确定的动态紧绷，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唤起你身体中慵懒的沟通欲念，才有可能与你一同来分享沟通中蕴含的“温馨”。尺度

是身体用来与建筑对话，分享“温馨”的语言，过大或过小的声音都会使语义曲解，会让“温馨”不在。强制的威吓让人望而却步，而松散的缴械只会让你昏昏欲睡。

“温馨”是坂本一成给你的礼物，但它需要时间，因为这种沟通中的快乐只能用心去体会。建筑的诗学正源于这种潜移默化的互动中。无法吸收时间的建筑终究会被时间所抛弃，这也正是建筑能否获取评价的关键。获取时间是建筑存在的动力，而呈现意义则将时间升华为体验。

我们试图用这样一本书来再现坂本一成的建筑。平坦、温和又带有些许惊喜般的构成。它同样需要时间来品读领会。然而我们也深知这种再现是几无可能的。玛格丽特（Rene Magritte）那张“这不是烟斗”的烟斗画已经告诉我们用“画饼”来“充饥”的荒诞。抽象与现实之间，图纸与在场之间永远是如此的遥远，只不过形态的“障眼法”却仍在不断地上演着这一幕荒诞，并且乐此不疲！如果文字和图片就能再现建筑的话，那么物质的建筑也就没有留存的必要了。这就好比音乐如果能够用文字描述而非乐谱的话，音乐也将不存一样，作为存在艺术的独有语言是无可替代的。那种试图用语言来转译艺术的企图是对原形的摧毁。后现代主义的移情就曾经是这样一种尝试，其结果不是建筑成为符号的俘虏，就是建筑变成胶囊造出的精神幻境。建筑在今天如果还试图保有一份存在的空间的话，就只能依靠其自身的语言来发言，来挥写那些动人的诗篇。这就是坂本一成所一直追问着的思考：“建筑是什么？”

我们好像在挑战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却并非毫无意义。如同试图寻找意念与形式或者言语与现实之间存有的共通性一样，这种以抽象形式对具象的再现是另一种视角的解读，不会因为物质属性的限制而更接近抽象思考的本质。这就是自由，一种摆脱了物质痕迹之后更加纯粹的言语与图形的构成。我们没有意属本书结构上要素构成的任何层级。如果说文字是用来分析局部意义的话，那么图形则是用来把控整体意义的。娓娓道来的文字和间或出现的作品就像是一幅平坦的场景横亘你的眼前。我们选择了“对话”而非“文章”式的说教，目的就是希望以一种更倾心交谈的方式向你娓娓道来。我们尽量选择了“图纸”，因为那是建筑语言的化身。而“照片”则带给你假面具下的建筑。这既是一本书或许又不是一本书，因为它更像是用语言和你建立起沟通的桥梁，而你却又能自由地放松你的身体而不致感到拘束。“温馨”的线索就在这里，等待着你来发现！

建筑的诗学好似一首悠扬的牧歌，没有贝多芬颂曲的震人心扉，没有披头士摇滚的歇斯底里，它仿佛小夜曲般的委婉，定义着自由的节拍！

住宅——日常的诗学

坂本一成

梦想着让建筑空间逸出纷繁的枷锁去获取自由。

似乎找寻到了那从未显现的自由空间。

这空间，让我们的身体和精神挣脱拘束获得解放，

与世界的沟通变为可能。

这空间，无有特别之处，无有特别之时，

却在极其日常的眼前，在极其普通的时间之中。

身体周遭的空间同我们的身体融为一体却并非意识的使然，

环境化场所的渐成却并非对象的驱使，

万事皆非的空间。

这日常化的空间，在无意识之间觉察到我们的身体和精神，

构筑起关爱的支撑。

在这支撑背后，这日常间隙的深处，

能觅出另一处日常的踪迹吗？

似乎嗅到一丝深埋于普通、平常的深处，

未曾显现的自由世界的气息。

并不特别、也不极端，就在寻常事物的排列构成中，

进而在这些构成要素的关系中，

再而在那些重组中，

有一处作为通向日常修辞的诗学存在。

在这诗学之中，难道没有发现日常空间与世界沟通的方法？

在新的空间的构成中，日常的架构被疏远或解体，

新的世界已然呈现。

满怀着这份期待，在最日常空间的住宅之中，

去捕捉那另一处的日常，去获取那一个作为自由空间的建筑。

[目录]

	郭屹民：序：“温馨”的发现——阅读建筑的诗学	003
	坂本一成：住宅——日常的诗学	006
	对话中国：架构·材料·形式·现实	010
020	散田的家，1969	
028	水无濑的町家，1970	
040	水无濑的别栋，2008	
050	坂田山附的家，1978	
064	今宿的家，1978	
082	House SA, 1999	
094	Hut T, 2001	
110	方案 A, 1974	
112	熊本市营托麻团地，1992—1994	
128	幕张港湾城 4 号街，1995	
136	代田的町家，1976	
152	散田的共同住宅，1980	
168	Project KO, 1984	
170	Project S, 1986	
172	House F, 1988	
	刘东洋：一墙三折：品坂本一成点化水无濑的町家旧界的妙笔	047
	对话伊东丰雄：制度·消费·符号	054
	仓方俊辅：并非突然呈现的现代主义诗学	091
	对话妹岛和世：尺度·比例·身体	098
	妹岛和世：后记·寄语《对话·建筑的思考》	132
	对话内藤广：架构·场所·领域	140

	对话青木淳：经验 / 记忆 / 修辞	178
192	南湖的家, 1978	
204	方案 N, 1974	
210	东京工业大学藏前会馆, 2009	
224	登户的家, 1971	长岛明夫：给予建筑的选项 219
236	祖师谷的家, 1981	
245	Quico 神宫前, 2005	
266	Common city 星田, 1991—1992	
276	云野流山的家, 1973	
290	江古田的集合住宅, 2004	
306	慕尼黑工作联盟住宅, 2006	
310	慕尼黑 2018 冬奥会运动员村, 2010	
324	熊本宇土市立网津小学, 2008—2011	
338	作品信息	
340	作品年表与索引	
341	坂本一成简介	
	对话坂牛卓：材料・建筑设计	226
	对话弟子：共同性・文化性 / 自主性・象征性	252
	坂本一成：从封闭迈向开放、解放——空间配列的建筑论	280
	坂本一成：自由、解放、中性的建筑空间	294
	五十岚太郎：坂本一成——自由的建筑、多层系统的构成	312
	郭屹民：后记：作为思考的建筑	332
	鸣谢	336
	著者介绍	342
	资料来源与翻译	342

对话中国：架构·材料·形式·现实

中国学者 × 坂本一成

主持人：

同济大学 郭屹民

嘉宾：

同济大学 王骏阳

王方戟

李翔宁

南京大学 丁沃沃

东南大学 葛明

中国美术学院 李凯生

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 柳亦春

翻译：

同济大学 李斌

对话概述——“架构·材料·形式·现实”

架构·材料·形式·现实

“架构”一词《辞海》中的解释有两条：一是指间架结构，二是指构筑、建造之意。日语中的“结构”文字上同中文繁体写法是完全一致的，而在意义上也是极为接近的，是指与砌筑结构以及墙体承重结构相对的，具有灵活性和跨度方向自由性的结构，多指向梁柱式的框架结构物。显然，这里“架构”的出现同森佩尔（G. Semper）有关建筑形式起源中“切石法”（实体结构）与“筑造学”（杆系结构）区别的讨论相近，甚至“架构”仅就字面意义而言可以认为是等同于建筑的。如果更加细致地来分析“架构”的字面含义的话，除了上述等同于框架的意义之外，“架” = “间架”则进一步释出“跨度”的意思。“间” = 距离，表示一定物理方向上的大小，“架”则是用来控制这一跨度的某种组合，“架” = “加” + “木”意味着是某种木材的叠合物。“架”如果是某种对距离的控制的话，可以认为是场所的限定。上面的分析在中文和日语中是具有共通意义的。这也就意味着“架构”一词不是英语中的“framework”或者“skeleton”等可以描述的，这些词更接近“框架”或“骨架”的含义，而没有场所限定的意义。同森佩尔将建筑起源形式的发展两分为“土方工程”和“屋面工程”相近，“架构”包含了“结构”+“覆盖”的综合性。

而材料对于架构形式的选取则是建筑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材料不仅需要隶属于架构的形式来表现，而且其自身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架构的形成。这是一种往复式的影响与妥协的结果。尽管这种结果留存有材料与架构各自的痕迹，却最终需要场所的呈现来获取意义。“我对使用‘架构’一词并没有特别的定义。如字面所标识的那样，架构是指‘结合材料形成结构物’。在这里如何理解‘建筑的架构’呢？假如单纯的横向材与纵向材相结合就是结构物，那么并不能说架构物就一定是‘建筑的架构’。所以架构是同建筑相关联的，必须明确是同建筑的哪部分相关才能获得定义。”^[1]进而，坂本一成认为架构不仅仅

[1] 坂本一成，建筑内在的语言，东京：TOTO 出版，2011：151

是一个单纯物质层面的问题，它必然属于某个与文化相关联意义层面上的纠结。这也注定了建筑学在“意义零度”下的纯粹自主性讨论的不可能。既然无法获取纯粹意义上的“架构”，那么围绕“架构”意义的讨论就绝不是纯粹技术的，也必然包含了与文化相关联的身体的讨论。离开了和身体的关联，纯粹对象性地关注构筑性并非现代语境。同时，这种“架构·材料”还同社会相关联，一种更加开放的连续性已经定义出这种架构和材料的选择方向。经历了早期“封闭箱体”时代的坂本一成在其之后的思考中将身心的自由作为连续开放状态追求的目标。在“自由的架构”期间，连续而自由的覆盖取代了之前“家型”的封闭，片断化的呈现将围合与覆盖分开，由此使得各自获得一片更加自由存在的天地。这种开放的姿态伴随着自律到他律的过程，也使之后的坂本一成将环境纳入连续的范畴，被作为细分材料与结构的重要依据。材料同样被置于一种开放性的姿态，“未完成”决定着坂本对材料中包含的社会意识，即对所谓“制度”的消解作为出发。所谓“完成”本身就是一种“制度”，除此以外所有无意识的“习惯”都被当做相对化的对象。这种对“错位”的发现是机智的，因为全新的创造绝对是连续关系的对立面，而错位可以既保有这层连续，又呈现出与众不同。坂本一成认为结构、材料这些构筑性内容必须被纳入建筑，甚至是环境的整体中才能获取评价，这也是他在讨论这些物质性材料或形式时将场所一并联系的原因。相同的物质形式会因为其在整体中所处位置、数量、相互关系等不同而完全相异。这种整体性的思考方式全方位贯穿于坂本的建筑。

形式是建筑无可避免的必由之路，这是由建筑的物质属性所决定的。形式也是建筑获得评价，赋予意义的载体。因此形式成为沟通建筑内向秩序建构与外化环境受荷的双向媒介。某种意义上说形式是建筑存在表现的语言，它既不同于普通语言的抽象性，也不同于图形语言的整体性。它通过物质形成某种语言的结构，通过与环境和身体的对话获取意义。形式表达意义的同时，也会被意义所反馈。意义一旦被固化，这种向形式的反馈就变成了僵化的类型。这就是现实的意义。另一方面，个体的意义表现出某种语言的特质，它是个体性的和作家性的。在现实与个体之间存在着广袤的自由而透明的领域。在这块领域中意义是有可能成为具体的和自由的化身的。因为意识到绝对自由的“零度意义”是不可能的，建筑无法剥离物质形式来呈现，坂本一成将形式的意义自发地放置于现实之中，通过现实的固有性意义与个体意义之间的对峙与妥协来将两种意义暧昧化，结果是发现意义的具体性与自由度，一种存在于抽象语言与具象物质之间的可能性。

[郭屹民]

认知建筑

李翔宁——今天晚上非常高兴我们在这里齐聚一堂。大家知道，今天在场有多位当代中国非常重要的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和建筑教育家。他们都是当代中国建筑界非常重要的思想力量。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东京工业大学的坂本一成教授。正如大家所知，坂本教授作为同济大学引资讲席教授在这里进行两个月的教学。在这段时间里，我与王方戟老师跟随坂本教授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难忘的教学经历。在与坂本教授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有颇多收获。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坂本教授给我们学院带来的新的气息。

在今天晚上讲座开始之前，将由郭屹民老师给大家介绍今天出席的诸位来宾，并主持接下来的讲座。讲座开始之前有一个简短的仪式，我代表学院授予坂本老师客座教授的聘书。

坂本一成——过去这两个月，我和同学们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难忘的学习经历。我们老师和同学相互之间都学到了很多。如果大家能从两个月这样一个短暂的学习时间中获益，那么我将非常高兴。我也要感谢王方戟老师、李翔宁老师以及其他同济大学的老师，感谢你们在教学过程中对我的信任和爱护。谢谢大家！

郭屹民——我非常荣幸今晚能主持这场对话。

在座的同学们或许知道坂本一成，或者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如果大家关心日本当代建筑的话，大家一定知道伊东丰雄 (ITO Toyo)、妹岛和世 (SEJIMA Kazuyo)、塙本由晴 (TSUKAMOTO Yoshiharu)，甚至藤本壮介 (FUJIMOTO Sosuke)、石上纯也 (ISHIGAMI Junya)，这些名字或多或少都跟坂本一成有关联。

坂本老师在同济大学两个月的教学过程当中，给大家做过两次讲座，而在前年，坂本老师也给我们做过一次题为“日常的诗学”的讲座。通过这前后三场讲座，同学们已经对坂本一成的建筑观点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也一定存在一些未解的疑惑。而今天很荣幸，有一批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建筑师和建筑学者，能够参与到“对话坂本一成”的这样一个活动中来。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这样一个对话活动，能够帮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坂本一成的建筑观点。

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出席活动的来宾，首先要感谢同济大学的李斌老师，正是由于李斌老师替我承担了一部分翻译工作，才使得我有机会在这里给大家主持今天的讲座。掌声欢迎李斌老师。接下来是南京大学建筑学院院长丁沃沃老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助理葛明老师，中国美术学院的李凯生老师，大舍建筑的柳亦春老师，同济大学的王骏阳老师、王方戟老师、李翔宁老师。

在讲座开始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邀请诸位老师来参与这次对话活动的目的。首先是因为各

位老师对坂本一成的建筑和观点都有自己的解读和思考，所以希望通过他们的理解以及跟坂本一成的互动，能够对坂本一成的建筑论有一个更为清晰的呈现。当然今天的对话不仅限于坂本老师和台上就座的各位老师，也希望台下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能够积极参与到今天的对话活动中来。

“什么是建筑”的思考与传承

接下来我想对坂本一成教授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坂本一成是一位对日本当代建筑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他通过住宅设计来不断思考何为建筑，思考建筑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从早期的“封闭箱体”^[1]，到后来的“家型”^[2]，再到“领域的开放”^[3]，一直到近期的“从开放到解放”的一种将建筑要素更多地并置以获得开放感的概念，这一系列的发展转变在坂本一成的建筑作品中清晰可见。而在这一发展转变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的一个朴素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建筑”。日本建筑评论家多木浩二（TAKI Koji）曾对坂本先生有如下评价：“坂本一成一直追问的是‘什么是建筑’这样一个看似极其普通的问题，他的这种探究极其朴素，在他的意识当中并没有将建筑通过诗来进行讴歌，或者用一种不恰当的比喻来形容的话，那是一种禁欲似的思考。因为他总是将建筑当做思考的

形式，并用极其缜密的方式来对待。”多木浩二的这段文字很好地概括了坂本一成的建筑思想。缜密的思考和严谨的逻辑思维正是日本建筑中的“东京工业大学学派”或者叫做“知学派”^[4]所一贯秉承的。这一点在坂本一成教授两个月的讲学过程中不断体现出来。坂本老师时常对我讲，他的这种思考从来不是个人化的，而是存在于由他所在的东京工业大学历代教授所培育形成的思想体系之中的，从谷口吉郎（TANIGUCHI Yoshiro），到清家清（SEIKE Kiyoshi），到筱原一男（SHINOHARA Kazuo），再到坂本一成，代代相传。坂本先生将自己的思考置于那样的学术传统当中，并力图实现对前辈的超越，从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考。这种思考的传统并非止于坂本一成，到现在的奥山信一、塙本由晴，甚至在更为年轻的“70后”一代东京工业大学毕业的身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那种传承关系。

场所与结构

今天的对话活动有两个主题，一是“架构与材料”，另外一个是“形式与现实”。相比较而言，前者是一个客观的具象的话题，我们将就具体的手法与内容与坂本先生展开对话，而后者更为抽象，通过这一抽象的话题来帮助大家加深对“缜密的思考方式”的认识。我们希望经由这两个主题，可以

[1] closed box，坂本一成早期（20世纪70年代初）的设计概念，通过套匣（box in box）的构成关系试图在当时不断恶化的社会环境中（由当时“石油危机”所引发的公害、噪音、治安等城市不安状况）形成为个体获得身心自由的“乌托邦”空间。“封闭的箱体”隔绝外部，通过内部“置入”小箱体的构成与留白空间之间形成新的关系，这种“似内又外”的暧昧以及箱体内与外同时呈现而叠加的构成，使时间具象化，形成视觉形式（视觉确认的存在）与知觉形式（视觉无法确认但客观存在的内容，如自己的头顶）同时呈现的叠加状态。

[2] house type，指具有坡顶屋面和维护墙体支撑的建筑形式。坂本一成最初提出“家型”（house form）的概念，是为了用“司空见惯的日常”的家的形态去消解建筑形态所被赋予的二次功能性意义，使住宅的基本性格得以呈现。“家型”之后转变成更加抽象的“家型”，但它并非类型学意义上的抽象符号，而是当下日常性无意识的原型。五十嵐太郎指出，“家型”将对于空间的影响给呈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型”其实是现象学的装饰。当时建筑因“一切皆建筑”的宣言而陷入物质属性被剥离的危机，坂本的“家型”则是针对此背景所提出的一种批判式修辞。

[3] 参见本书p.294《自由、解放、中性的建筑空间》

[4] 受筱原一男影响，把独具的空间魅力与缜密的哲学思辨相结合的建筑师称之为“Shinohara School”（筱原学派）或“Episteme School”（知学派）。

将坂本先生的建筑论予以最大化的介绍。

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个对话内容，“架构与材料”，我先简要解释一下“架构”和“材料”这两个词的意义。坂本先生认为，“架构”等于“场所”，再加上“为了获得场所而产生的覆盖”，因此“架构”包含了“场所”和“结构”两个概念。坂本先生曾说，他受多木浩二所著的《能够生活的家》^[5]一书影响很大。《能够生活的家》于1976年出版，1984年再版。而从1976年到1984年这期间，也是坂本一成建筑形式变化最大的一段时期。在那时多木浩二、坂本一成和伊东丰雄三人组成了一个读书会，讨论一些建筑认知问题。而坂本一成和伊东丰雄建筑观点的发展变化也几乎是同步和平行的。多木浩二撰写《能够生活的家》，受到了海德格尔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海德格尔“建、居、思”的思想对其影响最为巨大。“建、居、思”强调的是场所的问题，之后又有很多评论家对“建、居、思”中“场所将空间剥夺”的概念重新予以了解释。这其中有关于舒尔茨（Norberg Schults）、巴什拉（G. Bachelard）等等。也包括最近由王骏阳老师所翻译的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的著作《建构文化研究：论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造诗学》一书。该书看似是指向物质性构筑性的建筑理论著作，实则却是通过结构、材料和身体的某种关系，对海德格尔“建造”概念进行的重新诠释。所以无论

是弗兰姆普敦还是多木浩二，他们都是在对海德格尔“场所论”进行传承和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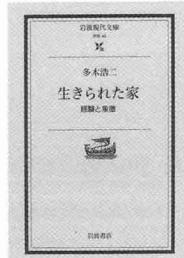
我们今天对话活动的第一个部分，就希望从多木浩二《能够生活的家》开始，对坂本先生的“架构与材料”展开讨论。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坂本先生从“家型”的解体开始，对建筑的多样化（复杂化）进行形态操作，从“家型”到“自由覆盖”之间，中间的跳跃性非常之大，这其中连续性和差异性何在？

从“家型”到“自由覆盖”的连续性

坂本一成——首先从建筑呈现的角度来看，建筑之所以在环境中得以呈现，是因为建筑跟建筑所处的环境有差异性。换言之，通过“覆盖”表现差异性，是建筑最本源的呈现方式。

诚然，如你所提到的，我的建筑的前后差异性的确很大，但连续性同样存在。最早的概念是“封闭的箱体”，通过与场地的差异，呈现出一种自由的内向的空间。之后是“家型”概念的提出，第一个“家型”作品是“散田的家”（1969年，p.20）。“散田的家”中间有一根柱子来承托整个屋顶，如果取消柱子是否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家型”的意象：由四周墙体支撑的坡顶形式。在此，地面、墙体、屋顶是一组连续的概念。在通

《能够生活的家》 / 多木浩二 / 2001 年



[5] 多木浩二. 能够生活的家. 东京：田畠书店，1976。之后的改订版：多木浩二. 能够生活的家——经验与象征. 东京：青土社，1984/1993/2000/ 岩波书店（岩波现代文库），2001。这是一部日本当代艺术史和建筑史上的名著。伴随此书名“能够生活的家”也成了今天日本建筑的关键词之一。“能够生活的家”这一被动态的修辞，强调了被隐藏的主语“住人”，与由“住人”所生成的“家”相对，来进一步暗示了由“建筑家”所造作的“建筑”。坂本一成对于“所有对象”与“使用对象”之间的矛盾和伊东丰雄“指向风的建筑”都是对于多木“可以生活的家”的具体回应。

过一系列项目完成了一些“家型”概念的操作之后，我逐渐发现自己陷入了“手法主义”的泥沼，也意识到了“家型”概念的局限性。为了规避那种“手法主义”所带来的僵化，“覆盖”的概念应运而生了。具体地说，就是将“家型”概念中的“墙体”去除掉，或者将“墙体”处理成“屋顶”的一部分，取消“家型”概念中的连续性，从而得到更为开放的与周围环境联系更为紧密的“覆盖”概念。由此可见，“封闭的箱体”、“家型”、“覆盖”并非跳跃式的突变，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延续性。

之前也提到了多木浩二和伊东丰雄，的确在那段时间，我们进行了大量的交流和讨论。我们三人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就是说，在通过“覆盖”获得“内外”连续性的同时，也要区分“内外”的差异性。

在“家型”概念中，屋顶和墙体采用同样的材料，从而形成连续的空间构成要素。而“覆盖”概念中，屋顶脱离墙体，呈现一种“浮游”状态。当建筑中最重要的两种要素（墙体和屋顶）不再相互限制，而是以一种自由的关系存在，从而获得“自由围合”与“自由覆盖”时，建筑是否具有更大的可能性？不仅我自己，同时代的伊东丰雄也有类似的思考，大家可以参看伊东的“Silver Hut”^[6]。

从整体到局部：细分化与消解“阶层性”

郭屹民——我还有个问题想请问坂本先生，您的建筑中的“细分化”的操作是否与当时流行的后现代主义“解体”思潮有关？

坂本一成——说到后现代主义，其实不仅仅是从“自由架构（覆盖）”开始才呈现出对于“后现代”的理解，从更早的“家型”中对于某些建筑要素的分散布置，都能看出来自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而到了后来反映“自由覆盖”概念的“House F”（1988年，p.172）的出现，反倒是想呈现一种与“后现代”保持距离的相对化姿态。这实际上是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两种不同的回应方式。

至于你提到的“解体”，将原先“家型”概念中作为整体要素的墙体、屋顶等，以一种多样化细分化的方式呈现，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解体”是成立的。

郭屹民——还有一个问题是，坂本先生是否想通过“自由架构”消除建筑中原有的“阶层性”^[7]？也就是说，建筑中的柱子或者墙体，原本都是为了支撑建筑而存在的，从而形成一种“支撑”与“被支撑”的关系。而在“自由的屋顶”和“自由的墙体”中，建筑中原本存在的这种“受动”关系是否被消解掉了？

坂本一成——在最早的“散田的家”中，的确如你所说，是存在一定的“阶层性”。其中的柱子

[6] 伊东在这栋住宅中与意识性的形态操作相对化，直接通过对场所的活力（activity）相对应，以临时性即物性作为主题表现。从这个透明的，轻薄的，被解体的不完整的（或者说未完成的）筒拱屋面的交错，极弱的围合感的住宅中可以看到Silver Hut是伊东建筑概念的一次重大转变，同时如果对比同时期坂本一成“自由覆盖”的概念和设计化，两人在意识上的同质是显然的。

[7] 来源于德语 Hierarchie，英语作 hierarchy，原先是哲学用语，指向具有金字塔型等级的阶级制度或阶层型制。在现代社会中泛指具有上下层级差异的等级划分形态。这里的“阶层性”是指建筑物物质层面上被意识化的等级制度，比如通常意义上的屋面-墙面-地面的划分制度，结构上的支撑与被支撑等。